



应用人类学

● 石奕龙

厦门大学出版社

应用人类学

石奕龙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6年5月

[闽]新登字 09 号

应用人类学

石奕龙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3.5 印张 335 千字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ISBN 7—5615—1205—8/K·209

定价:15.00 元

前 言

应用人类学是近几十年来蓬勃发展的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它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着重研究现代社会各民族、族群在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提出切合实际的解释和解决方法,并加以实施,以致力于改变人们的行为,促成有计划变迁,使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有所提高。目前,应用人类学已在包括经济与社区发展、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都市化与都市问题、医疗保健、营养、现代化疾病、人口控制、教育、农业问题、劳工与就业、政策问题和决策等各方面展开研究。应用人类学中已形成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方向,如发展人类学、行动人类学、农业人类学、工业人类学、医药人类学、营养人类学、诊治人类学、老年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乡村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决策人类学等。当前,我国正处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以解决现实问题为主要目的之一的应用人类学实践在一些领域中,有不同程度的展开。因此,加强对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资助了笔者负责的“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本书就是这一课题的终期成果,对此,笔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本书比较全面、客观地介绍了国内外应用人类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的进展,并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国外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加以综述与评价。本书分两编十二章,第一编为应用人类学导论,重点介绍应用人类学发展史略、基础理论、应用研

究的一些方法,应用人类学调查方法、研究范围、工作职位、工作模式,应用人类学家的角色、作用、职业道德等。第二编为人类学应用研究的主要范围,着重介绍应用人类学在发展、经济和资源开发、都市、医疗保健、教育以及决策等领域中的实践。选择这些,是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应用人类学的工作实践比较多。同时,也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包含了其他领域的部分研究在内。因为,人类的社会文化是一个整体,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都可能涉及其他方面,因此,任何一种分类也可能包含一些其他领域中与其相关的问题,如都市研究,可包括都市化、都市适应、都市发展、都市的发展政策、都市问题与病态、城市现代疾病、城市中保健医疗的交付以及城市服务的交付等;发展的研究也可以包括乡村的发展、都市发展和社区发展和发展政策等,两者都有部分的重合。因此,任何一种归纳都可能会不够全面和包括其他领域中的部分研究。正由于这样,本书一些章节中可能会出现重复,对此,笔者做了一定的努力,尽量避免重复,以便使本书能负载更大量的信息。

由于笔者才疏学浅,学识有限,对应用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还很粗浅,疏漏和不妥之处恐难避免,因此,恳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教正,以利进一步的修正和改进。

石奕龙

1996年2月18日

目 录

前言

第一篇 应用人类学导论

第一章 绪论

- 一、应用人类学的名称问题 (1)
- 二、何为应用人类学 (4)
- 三、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8)
- 四、应用人类学中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 (10)
- 五、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态度 (13)
- 六、应用人类学调查的基本方法和相关问题 (17)

第二章 应用人类学发展史略

- 一、应用人类学的形成与分期问题 (29)
- 二、应用人类学的形成期(? —1914) (34)
- 三、应用人类学发展初期(1914—1938) (37)
- 四、应用人类学的扩展时期(1939—1970) (40)
- 五、决策时代(1971—) (47)
- 六、中国应用人类学发展史略 (51)

第三章 研究范围和研究角色

- 一、应用人类学的研究范围 (60)

二、应用人类学家的职位	(63)
三、应用人类学家的作用	(68)
四、应用人类学的工作模式	(77)
五、应用人类学的职业道德	(85)
第四章 应用人类学基础理论(I)	
(文化变迁的基本模式)	
一、文化变迁的定义	(91)
二、文化变迁理论的历史回顾	(93)
三、文化变迁的类型	(108)
四、文化变迁的基本模式	(114)
第五章 应用人类学的基础理论(II)	
(文化变迁的机制与结果)	
一、创新	(120)
二、传播	(129)
三、涵化	(145)
第六章 应用研究的一些方法	
一、社会会计方法	(154)
二、评价研究	(170)
三、社会和文化预测	(178)

第二篇 应用研究的主要范围

第七章 应用人类学与社区发展研究	
一、有关发展的理论	(193)
二、维柯斯计划	(204)
三、福克斯计划	(218)
第八章 应用人类学与经济和资源开发	

一、人类学对经济应用研究的发展概况	(235)
二、神奇的种子、破碎的梦——对绿色革命的评价	(240)
三、与其他学科的合作研究	
——国际马铃薯中心的个案	(245)
四、自然资源的开发	(258)
第九章 应用人类学与都市研究	
一、都市化问题	(268)
二、都市中的贫穷文化	(277)
三、违章建筑区问题	(283)
四、城市服务的分配问题	(289)
五、犯罪问题	(293)
六、芝加哥骑士帮	(296)
七、街头流浪汉	(297)
八、同性恋和同性家庭	(300)
第十章 医药人类学及其应用	
一、医药人类学的缘起与发展	(305)
二、民族医学体系	(318)
三、营养与文化	(318)
四、保健治疗服务的交付	(321)
五、吸毒及其治疗的问题	(328)
六、酗酒问题	(334)
七、苦鲁病、笑病的研究	(340)
第十一章 教育人类学及其应用	
一、教育人类学发展概述	(344)
二、研究方法和解释模式	(347)
三、文化和学校教育的关系	(353)
四、学校社区中的问题	(357)
五、不同教育制度的比较研究	(365)

六、多元文化社区中的教育问题	(368)
----------------------	-------

七、教育人类学应用研究的其他兴趣	(374)
------------------------	-------

第十二章 应用人类学与决策

一、政策与政策范围	(378)
-----------------	-------

二、决策过程	(382)
--------------	-------

三、公众利益和决策层次	(392)
-------------------	-------

四、政策分析的途径	(398)
-----------------	-------

参考书目

后记

第一编 应用人类学导论

第一章 绪 论

目前已有不少人类学家走出人类学理论研究的象牙之塔,把眼光放在当代急需解决的问题上,他们把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决策与规划以及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上,致力于改变人们的行为,改善当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及科技等条件,试图去帮助人们解决他们生活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促成有计划的变迁,并使人类学的理想付诸具体的行动。这些把人类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人类学家,人们称他们为应用人类学家。根据美国人类学协会的普查,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已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职业化。他们就职于各种各样的机构里,以他们的人类学知识和理论,处理和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发挥着他们的积极作用。那么,什么是应用人类学?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应用人类学的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有何区别与联系等,这是我们应该首先了解的。

一、应用人类学的名称问题

应用人类学的英文是 Applied Anthropology。这一称呼是美国人类学家丹尼尔·布林顿(Daniel G. Brinton)在 1896 年就任美国科学促进会的主席,发表题为《人类学的目标》(Aims of Anthro-

pology)演讲时首先提出来的。1930年,英国功能主义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在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科学促进会的报告中,也以此为题做公开的演讲。一直到今天,这一名称仍用得最多和最为普遍。

但是,除了用这一名称外,还有别的称呼。例如,另一位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929年在《非洲》杂志2卷1期发表题为《实用人类学》的文章,以 Practical Anthropology 替代 Applied Anthropology,因为,他认为人类学就是一门实用的科学,他说:科学的人类学应是一门实用的科学。它的任务不在于阐明这些和那些制度的起源史,而在于指出这些制度在某一社会中的作用,不是为了更确切地描述,而在于教会与这些民族有关的殖民当局和企业主,为了更适当地达成自己的目的,应该如何去对待这些民族。

另外,有一位叫戈顿·布朗(Gordon Brown)的人类学家曾把他在非洲东部坦桑尼亚的坦噶尼喀任政府人类学家(government anthropologist)时,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知识应用于当地行政管理的试验和经验,称之为“行动中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in Action),并以此为名写了一本书。从此,这一名称也成了应用人类学的代名词。

本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人类学家索尔·塔克斯(Sol Tax)则提出“行动人类学”(Action Anthropology)的称呼。他认为,过去的应用人类学,只不过是从事理论与知识追求的人类学基础研究的副产品,其目的并不是“应用”,而是在从事基础的理论研究,这种状况是专家性的、保守的,应该加以改变。他认为应该建立一种“为人民使用的人类学”。这种人类学不必去追求文化、社会的规律,而是直接去研究人民在社会文化变迁中遇到的问题,并加以妥善解决。同时,他也呼吁人类学家应该站在人民的一边,去向压迫人民和小社区的政治体系和大传统挑战。所以,他把他和他的

同事们在北美和拉丁美洲国家所从事的人类学应用研究称之为“行动人类学”。这以后,行动人类学这一术语也成了应用人类学的另一种代名词。

1953年,在美国从事工业人类学研究的人类学家埃利奥特·查普尔(Elliot Chapple)在他的《工业中的应用人类学》(Applied Anthropology in Industry)一文中,也曾用“人类工程学”(Anthropological Engineering)的名词替代应用人类学。因为在查普尔看来,应用人类学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社会现状进行改革和对将来社会进行规划,因而与工程学类似。而康奈尔大学人类学教授霍姆伯格(A. Holmberg)则用“发展人类学”(Development Anthropology)来指称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因为他从事的主要是社区发展的研究与应用。此外,还有一些人则用“辩护人类学”(Advocacy Anthropology)以及“决策人类学”(Policy Anthropology)的名称来代替应用人类学。这两种称呼与过去的应用人类学多为社会中没有什么权利的族群或人们辩护,以及近年来应用人类学家多从事政策研究有关。总之,就目前的情况看,描述人类学的应用工作的名称不少,这种多样化称呼的现象与人类学家所研究的问题多样化有些关系。

然而,不管怎么说,用 Applied Anthropology 这一名称的人似乎较多。这一名称具有较宽广的涵盖面,它可以包括诸如人类工程学、行动人类学、发展人类学、辩护人类学、决策人类学等在内,而后者却难以概括。因此,1941年,当美国许多从事人类学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组织起来,成立他们自己的专门学会时,也是使用“应用人类学”来命名的,称之为“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不仅如此,该学会创办的会刊名称最初也命名为《应用人类学》,后来才更改为《人类组织》(Human Organization)。就目前来说,虽然在名称上仍有一些歧异,但是,由于应用人类学这一名称使用得最早、最普遍和最具有总括性,因此,目前绝大多数人都使用它,所

以,以应用人类学这一名称来指称人类学的各方面应用研究工作应是合适和比较准确的。因此,本书也采用这一名称。

二、何为应用人类学

应用人类学的名称有歧异,关于应用人类学的定义也有歧见。迄今,已有不少人为应用人类学下过定义。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查普尔说:“应用人类学被认为是人类学的这样一个方面,它从事探讨人际关系的改变和控制这些改变的原则,并对人类组织中那些限制改革的可能性因素加以检验。”^①从这个定义看,似乎查普尔更注意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而且所涉及的范围较小,只限定在对人际关系的改变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上。此外,他没有指出变迁时的方向如何。1969年,美国人类学家福斯特(G. Foster)在他的《应用人类学》书中认为:“应用人类学是人类学家用来描述从事以改变人类行为、信仰,改进社会、经济和技术问题为首要目标的专门活动,而不是社会和文化理论的发展。”^②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福斯特认为应用人类学的研究不是纯粹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有计划的变迁,改变人们的行为,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技术诸问题的“专门活动”,因此,福斯特这个定义强调的是实际问题的解决,忽略了应用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同时,他也和查普尔一样,虽然提出了变迁,但却没指出变迁的方向如何。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协会(Association for Social Anthropology, ASA)的终身主席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也曾给应用人类学下过一个定义:他认为:应用人类学是使人们感到不舒服的科学。因为,他认为人类学家应该是有知识、有道德和有政治头脑的实践者,他们应该把人类学的知识应用到现实社会问题上来,研究自身所处的时代和自身社会所产生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去改变如抽烟、酗酒、吸毒等不良的社会行为。但是,由于

这些不良的行为已经成为社会中的一种惯习,要改变它,就会触动社会上许多人习以为常的习惯及利益,也就会使社会上许多人感到不舒服,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弗思注重的是人类学家自身社会的社会问题的改造与解决。

有的人类学家虽赞同应用人类学是一门实用科学,但却不赞同应用人类学只是解决人类学家自身社会的问题的,如曾在非洲英国殖民地作过应用人类学研究的布罗肯萨(David Brokensha)认为:应用人类学是对政府有帮助的人类学研究。这是因为应用人类学可以解决许多实际的问题,所以,当然有助于政府的领导和统治。由于英国曾有不少殖民地,这种对政府的统治有帮助的说法,自然也包括对殖民地社会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殖民统治。因此布罗肯萨的定义不仅强调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且主要是站在政府一方的立场上。对此,有的人类学家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格利弗(P. H. Gulliver)就认为上述定义太泛,应把应用人类学限定为:有关管理和发展问题的研究,并且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才可以供政府利用。由此可知,格利弗并不赞成应用人类学的研究完全为政府所利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自不待言。不过,他的定义也有一些局限,即他限定的范围过于狭窄,因为现今的应用人类学研究范围已远远超出他所限定的范围。

有的人类学家则明确地提出,应用人类学不仅可以为政府服务,而且可以为其他私营机构服务。如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的人类学家南达(Serena Nanda)认为:应用人类学是指专业的人类学家和决策机构(包括公立和私立)之间的一种有组织的互动关系。它是强调有关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和近期需求等的特殊性,强调人们要在基层参与计划,并指导自己生活的活动。^④类似观点也可以从文化唯物论的创始人、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教授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文化人类学》(东方出版社,1988

年)中看到,他说:应用人类学的核心内容是公众或私人组织委托的研究,这些组织希望研究工作能达到符合它们利益的实际目的。虽然如此,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南达的定义与哈里斯的定义有些不同,即南达强调应用人类学主要应为人民大众服务;而哈里斯则强调要为政府和私营委托机构的利益服务。

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为政府或私人机构服务的说法。美国芝加哥大学名誉教授索尔·塔克斯就认为:应用人类学是一种与过去不同类型的人民的人类学,是“为人民所使用”的人类学。他主张在实践中,应用人类学的知识应造福于人类,并要求人类学家应站在人民大众的一边,去向压迫人民的政治体系挑战,给应用人类学赋予更多的政治与斗争色彩,而且,他还把这样的应用人类学称之为“行动人类学”,强调要为人民大众实实在在地做些有益的事,而不必去管什么基础理论研究。不过,反对这种把应用人类学纯粹看成是实用科学的,也大有人在。美国应用人类学档案馆创立人约翰·范·威林根(John Van Willigen)认为:应用人类学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复合体,它以研究为基础,通过对信息的分析、直接的行动或者政策的制定,对某一特定文化系统的稳定性和变异性产生作用。^④换言之,威林根主张应用人类学不仅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且也是一种理论研究。它通过分析、研究收集来的资料提供咨询,或以直接的行动解决社会问题,或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施加影响,或直接参与政策的制订与执行,目的是对某一特定的文化系统的稳定性或变异性产生作用,同时,也做一定的理论性研究。由于这一定义阐述得比较全面,所以,在国外似乎比较流行。不过,这一定义也有不足之处,即它没有指出变迁的方向。

在中国,也有人为应用人类学下定义,如台湾的宋光宇在他的《人类学导论》中认为:应用人类学就是巧妙地应用研究所得的成果,来处理人类社会事务,以达到预期目的。从这一定义看,宋光宇强调的是问题的解决。1977年,台湾的李亦园教授在他的《人类学

应用人类学

的应用》一文中也提出一个定义,他认为:应用人类学可以说是把人类学家对人类、文化、社会的观念与知识应用于改善增进人类社会生活的学问。^⑤显然,他也是注重问题的解决,不过他也隐隐约约地提出应用人类学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社会生活的。李先生的这个定义对大陆的人类学家有很大的影响,例如1988年出版的《文化学词典》“应用人类学”词条就说:应用人类学是把人类学关于人类、文化、社会的知识用于研究、改善人类的社会生活的一门实用科学。同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科学新辞典》“应用人类学”词条也强调:应用人类学是将人类学的科学发现应用于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一门学科。1990年周大鸣、乔晓勤所著的《现代人类学》也认为:应用人类学可以说是把人类学家对人类、文化、社会的观念与知识应用于改进人类社会生活的科学。1985年笔者刚开始从事应用人类学研究时,也曾受到李先生的影响,注重的是问题的解决,但也略有一点不同,即笔者认为,应用人类学应该有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必须在承认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向前进步的前提下,才能谈改善人类的生活,或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如果象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者那样,不赞同文化可以改变的话,那么,实际上也谈不上应用人类学。所以,当时笔者认为:应用人类学是一门在承认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前提下,把人类学家对人类、文化、社会的认识 and 知识,应用于改善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也是一门紧密为政治服务的社会科学。^⑥换言之,笔者认为,应用人类学应该是一门促进人类社会向进步的方向发展的学科。此后,笔者在编写《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的“应用人类学”词条时,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即在“改善”的后面加上人类社会现状一词,同时,不再提“也是一门紧密地为政治服务的社会科学”一句。这是因为应用人类学的主要目的是改善人类社会不尽满意的地方,而且要通过研究,解决实际问题,改善和改进人类社会不尽满意之处后,才能促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走向进步。至于

不再提为政治服务一句,是因为实际上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或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应用人类学为政治服务的作用都是非常明确的。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中,有着不同的政治而已。正由于这是一种不必讨论的事实,所以可以免去不提。虽然做了一些改动,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定义还是有些缺点,也就是说它过份注重实用,从而忽略了理论研究的方面。因为,在实际的运作中,应用人类学并不完全等同应用研究,它也包含了一些理论研究的成分在内。通过这样的反思,笔者认为,应用人类学是:在承认人类社会不断向进步的方向发展的前提下,把人类学家对人、文化、社会的知识和理论,应用于改善和改进人类社会不尽满意的地方,以促进人类社会向进步方向发展的学科,同时它也从事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

三、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要想真正了解应用人类学,首先应了解一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关系。理论研究也称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或称纯理论研究、基础研究,或基础理论研究。一般认为,基础研究是通过科学实验和理论研究,认识各种客观现象,探索其本质和规律,阐明其根本原理,产生新的理论知识的研究。基础研究是在广泛意义上充分地去认识有关的客观现象,发现新的科学探索领域,而暂不考虑直接的应用目的。基础研究的成果,往往以理论形式出现,可以通过各种信息通道进行广泛的交流。基础研究的理论成果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常常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用于有关的科学领域。从事这种研究,目的是认识世界上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及其本质,认识自然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增进人们对世界的了解与知识。它包括系统观察、收集和分析各种各样基本资料,描述我们所知的世界,创立出新的或完善已有的定律、定理、理论、学说,或提出解释或检